

蘇聯要什麼

葛一虹譯

美·約·斯騰著



天下圖書公司出版



J. Joesten 著

葛一虹 譯

蘇聯要求什麼

中蘇文化協會編輯
天下圖書公司出版

蘇聯要求什麼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滬二版

二一三〇〇〇

著者 美國·J·約斯騰

譯者 葛 一 虹

編者 中蘇文化協會

發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經售者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電話一三八二五

生活書店

上海呂班路六號

序

孫科

約欽·約斯騰是當代最有權威的蘇聯問題專家之一；祖籍德國，因為從事反納粹活動而被迫流亡到新大陸，才加入美國籍的。他通曉十餘種語言，遊跡遍及歐陸，出入蘇聯者即達三次之多。刻任美國新聞周刊編輯，並常撰文在各著名雜誌報紙上發表。這本「蘇聯要求什麼」是他最近的著作。在這本書里面，他對於蘇聯的作戰目的，蘇聯與世界諸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戰後蘇聯的地位等等問題，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討論。

顯然的，約斯騰對社會主義的蘇聯并無成見，他祇是根據了可靠的數字和事實，對每一件事的真相，進行精密的客觀的考察。但是，他同時是一個國際合作的倡導者。他的這種可貴的主張洋溢在整個作品中間，特別在論及蘇聯與別國爭議的時候，表現得更其明白；在這種場合，約斯騰一方面總是公正地盡力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另一方面則嚴正地作着理性的呼籲，要求人們自覺昧無知和偏私之中解放出來，而循着贏得戰爭和平的民主國家的真誠合作的坦途行進。

值得我們欣慰的，約斯騰寫作時的那些存在在蘇聯與別國之間的爭執，例如關於蘇波疆土問題的，南斯拉夫團結問題的，當時卻似十分緊張，頗堪引以為憂，而在克里米亞會議上終於獲得了順利的解決。這雖然是蘇聯外交上的巨大勝利，但與其說是邱吉爾和羅斯福對史達林的讓步，毋寧說不列顛和合衆國的二位大政治家的毅然接受了惟一合理的解決方案的明智措施。而在這次有着歷史意義的

會議上，關於未來和平時期的團結合作，復經三國領袖重申保證，無疑這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日，是非常必要的及時的。

約斯騰對於蘇聯的民主，在這本書里面作了一個確當的解釋，他試從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基礎上來考察蘇聯，他證明它實在是一個民主國家，認為蘇維埃民主與西方的民主之間的不同之處，不在於本質，而僅屬之於技術的；抑且他指陳出來，這種現有的異點事實上正在逐漸消除。特別饒有意義的，在約斯騰的科學的分析底下，他把若干年來被看作神奇莫測的蘇聯外交上的每一動作，清清楚楚地解剖了出來。不錯的，蘇聯的外交政策，誠如他的說法，那是「簡明的，直率的，整個的」，是以維繫一個獨立國家的安全為其核心的和平主義的外交政策。

總之，約斯騰的這部著作，是近年美國有關蘇聯問題的眾多出版物中值得閱讀參考之書，它顯示出了外國知識階級對於蘇聯的理解和認識，比我們多麼深刻而真灼；我於此書問世之後不久，即自美國購得一本，先觀為快，認為如此精心傑出的著作，實有向我國人推薦之必要，故特約請一虹君從事翻譯，編入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委員會之蘇聯研究叢書，茲於其付印之際，略抒所見以爲介紹，是爲序。

關於作者

約欽·約斯騰 Joachim Joesten 任職新聞周報編輯，常在外交季刊、民族雜誌、華盛頓郵報及其他刊物上發表文章，是對蘇聯外交政策素有研究的一個專家。作爲一個政治預言家來說，他在一九四一年與一向享有盛名的蘇聯通華爾脫·杜朗的論爭中表現出來的非凡的紀錄，當可使這本分析與前辦和平會議時以及戰後世界中的蘇聯的意向的專著，益爲世人所重。那次的論爭是這樣的，在納粹侵犯蘇聯前八星期，杜朗聲稱說「要使蘇聯來反對德國，甚或只是要它從德國那兒脫離，其機會之多少有如油炸雪球。」約斯騰的見解恰巧與之相反，他說：「北歐的最近發展清楚地指示着蘇德之間的終局爲期已不遠。」

再者，在納粹侵略斯干的那維亞諸國之前，約斯騰那時候適卜居於丹麥，他指出當時的一般流行見解的不當，一九三九年一月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對丹麥的命運，加以非常透澈的描寫，那種精確的程度，據時代雜誌說「幾乎是逐字證實了的。」他這種公開的警告和所作的種種反納粹活動的結果是不待多說的！他決不見容於德國當局。丹麥既告淪陷之後，他也就不得不在倉促之間搭漁船偷渡海峽而赴瑞典暫住。但是德國的壓力并不受國界線之局限，他終於被拘歸進斯布斯布的集中營。他的最後從集中營中釋放出來，以及假道蘇聯與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到達合衆國的旅行，實在是驚險萬狀，幾令人置信的。

約斯騰一九〇七年生於德國科倫，其父約瑟夫·約斯騰是一個德國醫官，母親爲阿曼麗·封·尼

塞爾維特，胡金包特女男爵。先後曾就讀於科倫，柏林，慕尼黑，北勒斯勞。南錫等六個大學，爲卡爾·封·奧斯特基所主編的柏林的「世界論壇」寫過文章，那位著名的編輯家就是後來繫身於一處納粹集中營時榮獲諾貝爾獎金的作家。約斯騰於希特勒上台之後不久即離開德國。在此時期間，他周遊了各處：他在巴黎從事過自由職業的寫作；他曾任法蘭西，不列顛和美國的許多報紙的駐斯下的特派員的記者；他在蘇聯居住過六個月的時期；他能流利地用英、法、德、西班牙、瑞典和丹麥的語文說話和寫作；他可以閱讀俄、挪威、荷蘭、義大利、葡萄牙諸種文字。

在十年的寫作生涯中，約斯騰以他大部份時間和精力從事於歐洲邊疆的和政治問題的研究。他著過好幾本書，舉如「食櫥中的鼠羣」（一九三九年）和「堅毅的瑞典」（一九四三年）。他的無數的國際論文則時常見之於各著名的雜誌和報紙。

他的關於蘇聯的知識主要地得之三次訪問這個國家，其中有一次停留較長，有一次是從里加到海參威的過境旅行，以及繼續不斷的蘇聯事務的長期研究。

約斯騰現已入美國籍。

蘇聯要求什麼

目錄

第一章	在勝利的門口……	一
第二章	蘇聯要什麼——不要什麼……	七
第三章	蘇聯和德國……	二八
第四章	波蘭還沒有失去……	五五
第五章	波羅的海諸國的恢復……	八六
第六章	芬蘭怎樣惹怒了俄羅斯熊……	一〇三
第七章	蘇聯，巴爾幹，和近東……	一三二
第八章	蘇聯在遠東的角色……	一五六
第九章	我們可以 and 史達林合作嗎？……	一七二

第一章 在勝利的門口

歐洲的戰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在概梗方面，我們能夠看出結局及其接近的後果的了。那是沒有什麼再要懷疑的，軸心最後必將會失敗的。打傷了的侵略國家的臨死掙扎可能是長期的，或者可能是短暫的；結局來到之前還可能有一次可怕的迴光反照式的慘劇，使我們遭受到意想不到的逆轉——或者它可能以一個突然的總崩潰的形式出現。不論這之前的幾月中的軍事的過程如何，最後的形勢總是決定的了。

那麼這時候也就來到了，聯合國家的政治領袖們的眼光應該越過戰陣的騷動，而去注視和平和再建的事業，這些問題原不是戰場上的指揮官所能解決的。

希特勒的「新秩序」不能，也沒有維持長久。它已經像一個被針尖扎過的氣球那樣爆炸了。但是那被替代了的舊秩序却也死滅並且過去的了。我們回想起它來，許或還有些留戀，至少有些是很可人意的吧？然而我們可沒有法子從歷史的黃泉那兒去召回它的幽靈。

這是面向着明日的和平的製造者們的一個首先的也基本的是事實：一般的恢復，一般的回到原狀是沒有可能的。重繪希特勒之前的歐洲地圖，或復歸一切喪失了的所有權的任何企圖，是命定着要失敗的。

我並不意味着說，一種有限度的回復到存在在戰前的形勢是辦不到的，或甚至不需要的。要說例如挪威或荷蘭之類的國家不必恢復它從前的主權和政府的形式，那是毫無理由的。可是這是顯然不可

想像的，每個在大戰中滅亡的小國會被授予一片租借的新土地來存在，或每一個流亡的王室會被迫返到他的寶座。

畢竟，我們活在二十世紀。美特涅們和塔力藍們死去一百年了。維也納會議也不再作狐步舞了。不，我們不能回復一九三二年的歐洲，有如最有本領的生理學家的不能使一個百齡長者的反老還童一樣。我們也不能撥回人類進步的時鐘。我們也許向阿道夫·希特勒已經學到不少乖巧了。

我們的民主的政治家將肩負起一項巨大的事業，這事業原是自負不凡的獨裁者們一向引為己任的，那就是來設計並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這個工作會是十倍地困難的，因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留下來的那個世界不僅瘡痍滿目，抑且邪說橫行。

從舊世界的灰燼中來樹立一個新的秩序，這是勝利者的責任，也是他們的光榮。名義上，這個事業應由一致起來打倒軸心的聯合國來負責，但要是以為真正的和平公式得由構成偉大的同盟的三十幾國家來創作出來，那自是一個極其不現實的想法，無疑問的，它們全體，最小的國家在內，都將被請來諮詢它們自己的存亡攸關的利益問題，一切的小國在和平會議上都有一席發言權的。

然而這仍然很明白的，最後會議上的決定實操之於幾個強國，它們是這次歷史上力量的最嚴格的考驗中的屹然不動的勝利者。

就一切實際的目的而言，那麼，創制和平，建設新世界秩序的強國就是合眾國，大不列顛和蘇聯了。因之，獲致一個足以保證未來世代和平和昌盛的解決的責任，也就屬之於這個由世界上最強的陸權國家和兩個海權的領導國家所組成的强有力的聯合營壘——或者，由於它們的不能商量妥當，將陷世界於另一個甚至更多不幸的戰爭，也是這個聯合營壘的事情。

歐洲的真空

任何人要想研究現在的和平問題的根源，必先得瞭解今日的歐洲，特別是中部歐洲實在是一個真空所在。在那兒除了瑞典和瑞士的中立國土地之外，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確實的政治的經濟的或社會的秩序，以及合法的政權存在（談到歐洲的時候，我當然不把歐陸以外的大不列顛帝國，和地跨歐亞兩洲的國家蘇聯和土耳其包括在內）。

因為希特勒的「新秩序」畢竟無秩序之可言。那是暴政加上了臨時拼湊起來的東西的一個專制。沒有法律，沒有人權，沒有納粹當局一向認為束縛的既得利益。希特勒所創造的一個局面，事實上是原始時代以來歷史上未之前有的人羣的最無法律最無秩序的社會。

尤有進者，納粹革命幾乎破壞了歐洲先前的人種模型。它不但塗抹了一切原有的邊疆和政府的形式，而且滅絕和移遷過千百萬的男女，首先，在人種的純粹名義之下，納粹把幾百萬「非亞利安人」逐出他們國內，擠壓到東方去，其次，爲「優秀人種」的覺得更多生存空間，他們肅清了在波蘭、法國、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地方的某些地區里的整個居民；然而，最後，全然不顧到他們自己的人種理論，他們移進帝國數達一千二百萬的外國人——戰爭俘虜和奴隸勞動者——就是這樣，他們在歐洲心臟創造出了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人種混合物。

除此之外，再加上會戰、轟炸和游擊戰而來的轉位和混亂；生命，健康，財產的空前摧毀；任何事變中的流亡者的大批移動，文化事業的破壞以及一切四年以上的戰爭的損害——在這樣一個經過了

納粹寶號之後的混沌的加解體的支離破碎的形體上，有誰能夠認出歐洲的舊時面目呢？

而這個爲現代史上最殘酷地破壞所創造下來的真空，不久將爲解放者的盟軍從四面八方踏進來了；紅軍從東邊，美英聯軍從南邊，西邊和北邊。

在歐陸的這里或那里，這兩支盟軍的推進一定會相遇的；它們的道路既然沒有一個聯合統帥部來指揮作戰，而只是對一個共同的敵人彼此獨立地運動，那麼它們的陷進一個轄區的機會自然是不會沒有的。

正因爲如此，我們決不希望一個有如一九三九年德國和蘇聯的自西和東的同時向波蘭進軍的那種情勢出現。而要這樣，那末只有希望在最近幾月里設立一個蘇英美的聯合最高統帥部，和同樣的佔領區的聯合軍政府，否則便得在中歐劃出一條分界綫。在這綫的一面歸蘇聯統轄，綫的另一面則屬之英美。

這當然只是一個希特勒之後的歐洲形勢的概略的簡單化了的設計，那是極其可能的，例如在蘇聯人和盟軍之間會有一個類似「無人之境」的地方相當長期地存在；在那個區里面，游擊隊，「自由軍團」和德軍的殘存部隊將會發生混戰。這種情形在下次大戰之後就會發生過，在波羅的海幾個國家，在西利西亞，同樣在蘇聯境內幾個地域，直到數年之後和平和秩序始告完全恢復。

在這里，我必須再來強調地提一下，達到戰爭結束，以及戰爭之後，歐洲將會發生些什麼事情，這是誰也不能預先看得很具體的。但是有一幅圖畫的輪廓卻早已清楚地浮現出來了，它是足夠來保證我們對那些內含的基本問題作一初步的研究的。

在這里，我還要作一個重要的保留。我在下面所寫的一切基於如此的一項假定，即現有的蘇聯與

西方強國之間的軍事合作至少得維持至德國的敗北。要是二者之中不論那一方一旦意外地背棄了別的一方，而與德帝國單獨媾和，甚或至於掉轉頭來打昔日的合作者，那締結一個和平的耐久的協定的一切希望顯然只是泡影罷了。

蘇聯對勝利的股子

即使分界線會輕易地爲兩方同意，並且也能小心翼翼地敬奉，但主要問題仍未解決。一條分界線，像休戰契約一般，只是走向久遠的協定的最初一步。遲或早軍事佔領一定會結束，一個新的秩序必須建立。

那麼新歐洲的面目將是怎樣的呢？希特勒鎗炮聲里面那些沸騰着的無定形的物質將凝結成怎樣一種形態的東西呢？在佔領的或解放的國家里面將會發生什麼形式的政府，什麼樣子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

歐洲戰後形狀和景況的問題與蘇聯西疆的同樣未解決的問題是密切地繫聯着的。這兩個問題是互相依賴的，必須一起來解決的，在一個會議桌上或一個戰場上。

這是很自然的，在這一個戰鬥的合夥組織中蘇聯或西方的民主國家兩方面都想佔個上風，都想在和平會議上掌握得決定的影響。

在這類一種友誼的競賽中，勝負的標準就得看每一方對勝利，也是共同事業所作的貢獻，所投的股子。一切的蘇聯人通常總是甯用血和人的犧牲，而不用金錢去測量一件事情的成就之高下的——史

達林的說話「金錢是不能代替血的」——他們一向有些瞧不起那一份表示物資的大量消耗，而士兵則少數傷亡的盟國的盛虧清單的。

雪勒斯L·蘇爾柏格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上，曾經引用一個「著名政治家」的說法來描寫未來的和平會議席上情形：「當F. D. R.（羅斯福）溫斯東（邱吉爾）和約叔叔入座和平會議的時候，約叔叔提出了這個問題：『你們有多少死亡，我的盟友？』溫斯東說『我們大概死了七十五萬人，不過，你知道，我們是一個海軍帝國，海軍的損失就並不大。』F. R. D. 接著說，『大概二十萬吧。』於是史達林說：『是的，我們死亡了六百萬——六百萬。』」

這確是我們所期望着將來會發生的一個和洽相處的情景，只是蘇爾柏格的「政治家」對蘇聯的犧牲所作的估計似乎顯得過於保守。六百萬死亡的這個數字可能是戰爭結束時蘇聯軍隊損失的總計，卻不能包括蘇聯平民的損失在內，在納粹侵略進軍的過程中以及三年的佔領時期里面，蘇聯和平居民的遭到殺戮的，它的數目亦得以百萬來計算的，真的，據蘇聯當局的估計，即使不算過軍隊的死亡數，至少是與之相等的。

史達林并且也可以提出蘇聯方面的物質的重大損失。它的幾百萬方哩最富饒的土地被敵人蹂躪至荒廢，而合衆和不列顛的國土卻尺寸未遭侵犯。

仗着這些數字的力量，那時候蘇聯人將要求他們對勝利的股子須得與他們担起的負擔相稱。換句話說，他們要在任何歐洲和平協定中投一張有決定性的贊成票——或者反對票。

美、英和不列顛要有效地來反對這一個要求，那倒不是輕易的，盟軍的和蘇聯的死亡者之比例可能由於在歐陸的西北部的一個「真正的第二戰場」的開闢而起巨大的變化，然而縱然如此，盟軍的重大犧牲的總數亦未必會與蘇聯所遭受的生命和財產的總損失接近。

第二章 蘇聯要什麼——不要什麼

我們必須瞭解，蘇聯在這次戰爭的最後，它與它的盟國一起在討論什麼的地位會是很優越的。在軍事方面，它將是歐洲最強大的勢力；在道義方面，它將爭持紅軍對德國的敗北曾盡過最大的力量，從而提出它的要求。

一個如此強大而又如此堅定的國家，那是既不可加以漠視，亦不可予以驕侮的。對於它的要求和願望，必須以最嚴肅和同情的態度用之。

當然，這並不是說不列顛和美國對蘇聯的任何要求祇能唯唯是從，對它的一切願望只有使之滿足，在和平會議上充當一個沈默寡言，毫不重要的腳色。

只有當蘇聯和英美都能夠明白地誠懇地陳說出它們的觀點，它們的主張，以及它們對未來的計劃的時候，那才可以來討論那個現在面向着世界的重大問題，而獲取一個公平而又耐久的解決。顯然，互相讓步是達到一致的惟一的道路。

好，那末，蘇聯要什麼呢？

在我試圖從約瑟夫史達林發表的文告以及蘇聯權威的報紙的發言中來解答這個問題之前，且讓我來校正一下那兩個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普遍的誤解吧：那就是說它是「謊語的」和「矛盾的」。

確實的，溫斯東·邱吉爾首相自己曾有一次這樣來描寫那克里姆林的外交政策，他說它是「一個神祕的謎中之謎」。雖然和如此一個傑出的當局來爭辯，似乎有點不客氣，不過我總以為在這一問題

殊的事件上，警句作者的邱吉爾顯得比政治家的邱吉爾還要出色。

實際上，蘇聯的外交政策一點也不神祕，非謎語式的，相反，它是簡單的，直前的，整個的。而在我們這一邊都有着不少的神祕和謎語。

蘇聯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矛盾不一致的。就是早期的波爾塞維克政權實行着一種不同路線的時候，亦然如此；只要細密地來研究一下史達林的外交政策，便不難發見它有着一種顯著程度的堅定，甚至可說是不屈不撓的，那些發生在過去年月中的刺激件的「向後轉」，例如一九三九年和希特勒的訂約一事曾引起許多人的驚奇，認為史達林到了反覆無常之極的，實在它們之成為「矛盾」只是從西方的觀點來看；從蘇聯立場來說，絕然不是的。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蘇聯所公開聲言的那些目的和那些憎惡的什麼吧。試從問題的否定的一面來開始。

一、蘇聯不需要一個蘇維埃歐洲

蘇聯「要共產主義化整個歐洲」，這一個概念對於我們一切的赤色搗亂份子和波爾塞維克——妖怪——賊子是非常可愛的，可是在莫斯科卻寂然無聲，一個簡單的事實真相，蘇聯早就停止成為革命的代理人，而代之以一個國家主義者，和在社會主義經濟上建起的一個相當保守的國家，這種變化在一般絕無偏見而稍有善意的人都是欣然願意接受的。

事實之內幕是這樣的，史達林原是極為機警的，他對於設計一個蘇維埃歐洲這件事情不得不持重

，因為在進行中他就無法避免去「共產主義化」德國，而那個，我將在下一章里論述的，却正是史達林渴望不致發生的。

因為，在戰後蘇聯要去控制一個非蘇維埃的德國，固然有相當困難，不過假使德國實行了共產主義，那不久之後整個形勢就要隨之而倒置過來了。

確實的，德國人以他們特殊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們的資源，以及他們所處的歐洲的中心地位，可以一如他們之應用納粹主義把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爭奪世界霸權的工具而稱雄起來。這樣，在短期之內莫斯科的重心也就要移轉到柏林。蘇聯便成為蘇維埃德國的一個附屬物了。毫無疑義這決非蘇聯的國家主義者的史達林所要爭取的東西。

蘇聯從世界革命活動的焦點到自我中心的高度的國家主義的國家的轉變，開始於史達林對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歷史性的勝利，而繼續發展以至於今日一九四三年五月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的正式解散，這個演變達到了一個自然的高峯。

「共產國際的廢止，」約瑟·E·戴維斯大使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紐約時報上曾經這樣評論過，「是一個一定的措施，用來證明他們表明了與他們的鄰國合作而不是騷擾的目的的，他們保證要與他們一起努力贏得戰爭和平。這對於外國的當局有着特別的意義，特別在於它啓示了蘇聯及其領袖們已經斷然地把停止世界革命，停止階級鬥爭作為他們的國家的宗旨，目的和政策之一部份的這一點上。」

二、蘇聯亦不需要一個反動的歐洲